

昨

非

庵

日

纂

晦非菴日纂三集惜福卷之九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溫公真率之會。饌不過五子。曠養福之歲。飭止
用三。山谷五觀自節。敬軒隻雞畱餚。魏文靖
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擡飯不宰
牲。以爲酣匪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
而防貪。

英宗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母后。畢復親

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

董朴成進士後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宅憂在里

造謁焉忠宣畱之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器

朴感省終身持雅操視昔胡紘謙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相去何如哉

凡生於富貴之家子弟已享用太過苟能抑畏

節省只守布衣菽粟之分一意存心讀書與

貧苦書生更加倍精進卽妻室亦不要聽他
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纏費金銀亦如百姓家
婦女用力用勞則後來還可增益顯達。如不
知止足徒于驅殲口舌上爭華侈甚至踰越
法禮毀亂性真戕賊身命。僮僕隣里先從旁
竊笑之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
衆多祖父之尊嚴有不賤而惡之灾而禍之
者鮮矣。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
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
怒日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
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
如此不爲吾累乎

唐有淨尼出奇思以盤筍簇成山水每器占朝
那圖中一景人人多愛玩至腐臭不食吳越
戚里孫承祐者豪侈炫俗用龍臍煎酥製小

樣驪山水竹屈木橋道人物纖悉具備所謂
刻冰鑿脂之技以博人俄頃嗟賞愚矣

荊州衣冠之藪人言琵琶多於飯覩措大多於
鯽魚武林繁庶人言日用千豬萬米丈二研
柱又自西湖爲銷金渦以其歌舞費日消千
金也

永樂甲戌二月上退朝坐右順門所服裏衣
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德者上歎

日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每日自念當
借福故每浣濯更進昔皇后居富貴如此勤儉正
可爲子孫法故朕嘗守先訓不敢忘

飲酒達鳴雞嬌艷芙蓉袴日晡繫裙帶歡樂恨
不足供帳拂雕鞍演妓流觴曲晝夜恁茫茫
箋齡尚嫌促

古人太違時今人太趨時袖倏小倏大巾倏短

倏高衣帶之澗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其
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爲而
縉紳學較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
讀書者十餘人余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
日或設鹹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
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
可羨

入百錢費不百錢守已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
萬鎰求人苦倍饑寒

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爲幕希得日吾起
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惟啖菜一介
不妄通也

貝恒爲東河令在官雖小物必思及民營繕有
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余
閒暇令煮皮爲膠鑄鐵爲杵搗紙索爲穰貯

之庫會。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貲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簡。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緝。

張載嘉祐初爲雲巖縣令。歲歉。家人惡米不鑿。

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畱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菲。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蔡公龍陽。歷宦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

無異寒儒。後晉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鯪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吾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

勤儉箴云。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已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立最艱難。破蕩真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用勝求人。奢麗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饑不愁穀粟。女若攻紡績。

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大
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費相繼
續。臨期欲副用。閒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
勿憚勞碌。

每見巨室豪家。賓朋宴集。歌舞盈前堂。帷隔於
一簾。喧咷徹於內外。匪第過侈深恐踰閑濫。
觴滋蔓更不忍言。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

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朴和靖隱居孤山種梅三百六十株梅熟售價一株作一封供一歲之用。又有一禪僧種芋三百六十科日用足以給食尤省而易辦夫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便覺有餘貧不貌富可以長貧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雞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惟不愧乃見古人風格之妙近世士憑陵意氣塗

飾耳目。貧于家。不貧于身。貧于親。不貧于賓。
謂不露寒酸。本色能自拔俗。而其末難持。恐
不能不別開徑竇。

昔人請客東以具饌二十七味客至則惟煮韭
炒韭薹醋韭耳客日適云二十七味何一菜
乎主日三韭非二十七耶錢穆父嘗請東坡
食晶飯子瞻以爲必精潔之物至則飯一孟。
蘿蔔一碟白湯一盞坡笑日此三白之爲皛

耶。相對閑然三韭三白可爲絕對。

范氏自文正公貴顯以清苦儉約稱于世。子孫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後嘗畱尾美叔同七箸。美叔退謂人曰。丞相變家風矣。或問之。晁答曰。塩豉暴子上有肉兩簇。豈非變家風乎。聞者大笑。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爲進食使。水陸珍饈數千盤。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
千家之產。而不爲。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
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
市胡餅以獻。民始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
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至相視而
泣。前日進食使。何在乎。天子不能無暴殄之
報。而况於人乎。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

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于里。
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下詔曰。
朕不受獻。其令四方毋復來獻也。

見在之祿積自我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
福胎與爾子孫節約嘗使有餘。

其夫好飲酒。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其家必困。
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率是則必告
乏而聚怨。病在于增。不在于損。

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得貴

喃喃錄云先府君以入座家居一敝袴十年不易綻補幾無完處朱少傅衡獄里居侍養官已三品客至或身自行酒近時貧士偶躡科名輒暴殄天物窮極滋味服飾起居無不華煥粗衣亵服紅紫爛然至於梳頭裹腳亦使童奴代爲不知閒却兩手何用如此舉止吝

位安得尊崇壽命又安得長永一葉之舟載得幾許物事

今寒士一旦登第。凡輿馬僕從飲食衣服之數。卽欲與膏梁家爭爲盛麗。秋毫皆出債家謁選之官。債主卽隨之而至。非盜竊帑藏。殷剝閭閻。何以償之。及其罷官歸休。則恣橫於羈黨。居間請託。估計佔奪。無所不至。安得國有廉吏。鄉有端人。昔人言受恩多難以立朝。吾

亦曰舉債多難於立身。

家本農桑雖宦達當記得先人檮風沐雨世守耕讀縱富貴莫忘却平日淡飯黃虀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寡欲於己可以養德淡泊明志清虛毓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以養廉忍不足于前畱有餘于後可以養福

天下生齒日繁卽以吾族計之國初始祖僅一

人今男女且萬指相距未三百年已千倍於曩時。然而山川土田如故。所產之毛不增于前也。而取以供千倍之衆物焉。得不盡人焉。得不窮。況又益之以侈靡。以宮室。曩樸斲今雕鏤矣。以衣服。曩疎布。今錦綺矣。以飲食。曩奉賓客多不過六餚。今至加邊無算矣。共此一物也。向一人享之。加樽縮焉。今千人共之。加屑越焉。卽神運鬼輸。且不能給。此取求所

以日急而盜賊所以日繁也。

貪得者無厭。總是一念好奢所致。若是恬淡知足。要世間財利。何用清風明月。不用錢竹籬茅舍。不費錢。讀書談道。不求錢。潔己愛民。不要錢。濟人利物。不餘錢。如是存省。則世味脫然。貪心又何自而生乎。奢華損德。奢華折福。奢華害人。戒之哉。

受些窮光景。每事節省儘過得。凡臨事着一箇。

字便壞。自身享用着一苟字便安。吾一生于此得力。

佛典言思惟此食墾植耘除收穫蹤苔春磨淘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含量之食少汗多

海瑞晉南家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投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

之。過數日置酒酬鄒。惟餚四孟。市餅一盤。酒
數巡而已。

昨非菴日纂三集汪度卷之十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李翰林昉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
僕馬與寒士無辨一日中途逢文正公前驕
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
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

方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謹言籍其家得
士大夫書多于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

稱其長者。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個寬舒。
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
個逼促規模。韓魏公自言其生平未嘗見一
不好人。可想其浩蕩境界。

倪元鎮旣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
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
流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卽欲手

外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語便俗。

晉王藍田與謝無奕。以事不相得。謝性麤強。自往數藍田。肆言極罵。藍田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

樊袖叛吳。主權召問潘濬。濬請五千兵足成擒。

吳主曰卿何輕之日仙昔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濬往果擒之

步鷗避亂江東與廣陵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鷗與旌寄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方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去鷗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疆也今去以爲高祇取怨耳良久征羌開脯

見之隱几坐帳中設席坐隱旌于外旌愈恥
之隱辭色自若征自享大案殺膳隱旌惟菜
茹旌不能食隱極餐致飽乃解出旌怒曰能
忍此乎隱曰吾貧賤故主人以貧賤遇之固
其宜也當何所恥後隱爲相而旌卒以無聞
蓋士之致遠者其器識必與凡庸迥異矣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
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

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
公當艸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
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
而更變。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
道此。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帥曰。吾恨
不蚤識此人。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不帥敘。憲以夏楚。
明平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

設席歎之。以新得古哥窯盤盞行酒。且曰。
器世所寶。但俗眼不識耳。應曰。以老大觀之。
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可為安寧。
也。其詞嚴而不迫。聽者安得不慚。

張思叔繹詬署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

叔慚謝

佛言重以惡來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氣。嘗垂
此也。白沙詩曰。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胎胎。

仁執日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避。至毒
一段諺曰忍事敵灾星又曰戒酒後諺。子雲
時嘆忍難忍事順不明人內典曰忍含喜盡
嘿定于差尤槩括奧妙。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
箸恐怒責請啓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
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菜數
枚。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錄也。久之。始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歡。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

告未會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席坐。被人酣罵。席上愕然。皓徐避之。日。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郭子儀據兵方鎮。嘗奏除一官不報。僚佐意不能平。子儀曰。自兵興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求朝廷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不可從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

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

裴行儉初平度支遮匐獲環寶不貲。蕃首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徧出示坐者。有瑪瑙盤二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懼叩首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色不少憚。

神宗一日御垂拱殿。御衣有蟲。自襟沿至巾。帝拂之。至地。亟曰。此飛蟲也。

劉莊襄公天和總制三邊時。馳健卒取其孤孫。

暨一孤侄撫于任過萃州僕夫偶篋門役役者肩憇守怒弗爲禮封扃其門卽薪未不爲供二孤至饑渴甚令從者竊踰垣乞食素所知家微遯去守隨授牒公所備陳縱僕虛門役狀二孤抵任則環公夫人泣訴爲守苦夫人甚心憐之未幾守以事謁公家衆跂足側窺計必督過守公乃禮遇有加後復特薦其賢能于朝

一士人嘗動氣責人王陽明懺之曰學須反已勿徒責人能反已方見已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舜能化象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要正他姦惡則文過掩慝乃惡人嘗態反去激他惡性起來如何感化得他若能於已用功則惡人自化何動氣之有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生物必不暢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轉回環者艸木必蕃蓋高峻者氣散

難聚故生物力薄。回環者元氣蓄藏獨多。故
生物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
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以是驗人。其剛
急淺露者必不能容物。作事亦輕易寡成。寬
緩深沉者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
舍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唐皇甫湜才微物爲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
及醒不自過求分務東洛值伊瀍歲歉春旱

困悴且甚裴度時保釐洛宅辟爲畱守府從事度脩福先寺將致書白居易爲碑湜在座大怒曰近舍湜而遠就居易何也度婉辭謝曰初不敢以仰頗長者慮爲大手筆所拒今旣爾是所願也湜卽請斗酒飲酬立就度贈車馬繪綵甚厚湜叱使者曰自吾爲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值三縑侍中何遇我薄耶度卒如數酬之湜嘗爲蜂釐指購

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子錄詩一字誤。
詬躍呼杖杖未至。嘴臂血流其暴戾若此。故
雖爲文古雅而舉世薄之。

觀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惡儘可優容。念古來
極冤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釋迦蒙詆。調達何尤。孔夫仲尼見毀。叔孫寧論
中士。太虛無物。隨他把火燒空。群小流言。任
彼彎弓射影。

羊侃南還至漣口遇友張孺才置酒舟中孺才醉後失火延燒佩十餘艘燔金帛不可勝數侃怡然不介意孺才慙懼自逃侃慰使還待之如故

處家制事遭一番魔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陸昭符郡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左右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忽散。得鐵索重百斤許。徐命納庫中。人服其雅重。

當繁迫時。使聾贖人值追逐時。馳瘦病馬對。昏殘燈理爛亂絲。而能意念不焦。聲色不動。亦

不後事者其才器真不可及

張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韋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洪遂至無嗣人心不可蹊刻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興平禕督師往禁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起禕從容對奕無厭倦意敏曰卿試舞耳

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鍾離牧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自行義事僕。當以法率下。何得竊公憲而從君耶。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必復畱。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

慚懼率妻子春所取稍得六十斛米送還牧
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取者

吳良以清白守正稱爲郡議曹掾正日掾吏入
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賊
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
僕詣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
良爲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情竊自無袴
寧是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以良言是賜良

鯁魚百枚

張莊懿公鑾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罵人市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既醉衆紿之日而能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少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既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跪以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則雙藤缺一矣公見賜者問故仍收其藤遣

之。

蔣給事性中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偶觸之。蔣本村人。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喚人此處。那得個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宋南野栗爲御史。極有風裁。還家。家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君。勑家入。無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至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奈何以小忿墮之。呼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柳氏子歸。且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忍辱撮要云。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竇

在日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箇快活方
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濶生瞋怒皆因
理不通休添心上錢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
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臨江胡季山祖秘校與客圍棋有佃惡聲相加
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待未幾其人直前推
局大罵客不堪怒公詰日想爾不欠租欲勾
簿乎日然公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焉還

至半途遇其妻抱子號哭而來問何以不死卽言其故入門氣絕蓋服毒來也不忍禍立見矣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卽悔欲自殺及得供御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歎易盈宜其及矣

劉元城於穀已者鍾聲不聞鼾鼻熟睡薛敬軒

縛至西市神色自若韓琦聞誹殺我持吾頭去三公顙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先正有言凡矜色忌人麤疎執拗及浮舉卽作沾沾之態小不堪卽呈忿忿之色者皆薄命之人也蓋爲此等人事必不能

成禍必不能免。夫人而無成事之門。及免禍之道。非命薄而何。

凡有橫逆來侵。思所以取之之故。卽思所以處之之法。順而受之。不可便動性氣。故遭一番魔障。長一番練達。容一番橫逆。增一番器度。潘衡齋公。一日乘肩輿出。輿人偶觸一狂生。狂生逐輿設罵。抵舍入廳。毀其椅而去。明日學師聞之。率狂生來請罪。先生曰。昨耻未曾出。

戶也安得有謾罵而毀器者謝學師送之出
狂生羞而欲死

曹公時中隣有悍生脩其先世然以聖書公名
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童歸以
告公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
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
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小遷則幅
巾倚杖獨立門屏生脩尺一若爲候者而中

則痛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距上之。公不手
日候。我童來。既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日知
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聊自
解耳。生媿而止。

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
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
又大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目見怪不怪。其
怪自敗。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成祖一日得建文時群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畱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于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

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未有爲美耶。
食其祿當任其事。獨無一言可乎。

光廟年十三歲講筵日每閣臣一人入直看講
講案前有銅雙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
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喝內侍
曰移銅雙鶴可近前些衆皆歎服

何武與戴勝不合勝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
其惡而勝子賓客爲郡盜逮繫廬江勝自以

子必死。武平心出之。勝慚服。國朝指揮門
達。搆陷袁松及松出獄而達得罪。當遣戍。袁
送之如故。交房景伯守清河郡。民剽簡虎。曾
無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閩家逃之。景伯督縣
屬追訪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士大夫立身
敦厚。處心和平。每事須出人意表。無令小人
之心。可以相測也。斯善矣。

呂東菴曰。有盃盃之量。有池沼之量。有江海之

量有天地之量。雨瀑而沼溢。酒瀑而卮翻。踰其限而過其分。雖欲不滿不可得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釀之體。吾以是知自期之不可小也。

丁仲衡爲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遷者來報。聞公失彘。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故。公曰。時禁盜。彘者死寧。亾吾彘不忍其死也。張歎曰。公仁人也。因

薦起爲御史

宋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灑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名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暗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日。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蘓魏公爲宰相。因爭賈易復官事。持未決。御史楊畏論蘓故稽詔令。蘓卽上馬乞退。呂微仲

謂可見上辨之。何遠去蘿日宰相有一人言
便爲不當物望。豈可更辨曲直。宣仁力畱不
從。

有人問呂榮公曰。爲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
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
辱。自然無忿心。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
人。彼是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
處。忿心自消。

元祐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於公者忠
宣公荅曰大輶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鷗梟爭
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
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
也儒帥大服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日賤者卽之不知公
貴卑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
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

犯也。

陳鑑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人惟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鄆。調爲考功。

張莊懿公鑾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
掣落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日州守縛此人待
罪公徐曰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
掛逕遣出

嘉禾葉春嘗爲府掾後仕至叅議宣德中與太
理少卿熊槧巡撫東南一日同至嘉興公館
槧痛笞郡吏猶辱罵不已葉從容謂郡吏曰
諸兄當勉某昔在此哭了多少打罵槧大娘

蓋忘葉之爲吏也。

張鎣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
吏治文書。遲蚤朝奏。夜半書旣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
再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

周叔夜。元旦肩輿出市中。亾賴少年。指先生曰。
夫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先生
歸而使人召之來。好諭之曰。若幸遇我母。爲

犯他冠蓋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銣宮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
彼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
此老起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
唯任其往卽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
妨遂同往主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
盡醉而終畧無可疑之色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超告曰喜吾壻
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
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
猶袖米借何黃二公聯根蕭寺中講學

洪武選蒸爲諸生時家有徭役謁令君求免不
許曰此戶易辦其秋武選舉于鄉令君歌鹿
鳴以宴舉者次第行酒至武選武選逡巡避
席曰別戶易辦酒戶故難堪也令君媿形于

色同舉薄之後成進士竟卒於武選

凡脾位好處百物通喫得去見天下人可惡可
憤處多必其脾位有不受者也我無知無能
同于渾沌是謂真土第一補脾聖藥也

聖人見人皆聖人也賢人見人或賢或不肖不
肖人見人則皆不肖矣袁中郎言譬如人脾
氣強盛者蔬穀亦皆甘美否則美者惡甘者
苦至於敗壞之極雖珍滑之物亦不復能可

於口矣。真善喻也。

宋栗菴纏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
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訴。
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
你這蠻子。官見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
蠻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渾閒事也。
若深山窮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歷
緣經常少眼界。不覓故學者。先開拓胸次。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醫書言去病至七八分卽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卽正氣受傷。國家治惡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從古以攻伐太甚。致傷元氣。本以求治。而反至擾亂者。往往而是。士君子不得不執其咎也。

宋胡肅。端重淵涵。客有造公者。具公服。弊版。而忘記。不易帽。入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

色動

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
把兵士方二下轍。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
使前間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
有之。公卽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
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同
之兵對如質。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
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

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堯夫疾革程伊川又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趙普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旣而後主遣弟從善入貢嘗賜外

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上之偉度。

呂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爲務。每奏對。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讓不敢當。

王旦在中書。寇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劄用了印。中書

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
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日不是旣是不
是不可學他不是

宋彭思永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鉶數隻
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鉶爲翫客有
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
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鉶
者揖而舉手鉶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于東漢君子無所容。中方見一黃叔度于武后用法湯沸火熒中。方見一婁師德。平時言德宇寬洪。亦難以指名。非有養者。不能至此。

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番然一竝生。只如一身清濁竝蘊。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畱清虛。便非生理。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
吃素惱人用葷只是胸中欠大